

# 明慧週報

副刊

第 219 期

2009 年 6 月 19 日

婆媳难处是个众所周知的话题。俗话有“一厨容不下二个主妇”的形象比喻。周旋在老婆和母亲之间的儿子日子同样不好过。高福强就是位这样的“夹心饼干”，整日在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处境中煎熬着。但在二零零零年六月后，他家的情况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，家庭关系变得和乐融融，是什么良方妙贴如此奏效呢？

## 寡母独子与儿媳妇 各有苦衷

高福强是独子。在他读高二那年，做公务员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。他与母亲相依为命。结婚后，妻子曼云和母亲无法和睦相处，令高福强倍感无奈。每次家庭风暴后，曼云委屈之余，就三天两头跑回娘家诉苦躲难。

曼云的婆婆当然也是一肚子苦水要诉：“自从娶了媳妇，昔日乖巧贴心的儿子走了样，以往备受儿子感动的关怀话语，如今变成儿了、媳妇听不进去的唠叨……”

最尴尬难为的就是充当“夹心饼干”的高福强了。“帮了太太，母亲不高兴，帮了母亲，太太不高兴，那就装作看不见吧，婆媳俩都怪我。”对于妻子三天两头往娘家跑，更让他又气又无奈：“我们这个家也是有老有小，一家子都在这里，而你一个家庭主妇丢着不管，三天两头跑回娘家，这怎么对呢？”为此他们夫妻经常争吵。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急躁，管教孩子经常动怒，拿起棍子就想揍人。

## 二零零零年 他找到了良方妙贴

夹在左右为难的处境中的高福强，苦于找不到化解矛盾的良方妙贴。直到二零零零年六月，高福强走进法轮功中修炼之后，情况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好转。

修炼法轮功后的高福强遵照“真、善、忍”的法理待人处事，遇事不断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，脾气各方面有明显的改变。他管教孩子不再动气，而是用修炼中所领悟到的法理与他们分享，孩子们都说爸爸学了法轮功之后，真的很不一样，脾气变好很多。高福强的小儿子自此也学起了功。

对于妻子曼云老往娘家跑一事，福强也由反对转变成体谅。每当高福强知道妻子有想回娘家的念头，高福强会体贴地鼓励：“你尽管放心回去没关系，虽然我不会烧饭，但是可以借此机会带全家上馆子打牙祭。他有空也会陪妻子一起回去探望，高福强说：“结果是皆大欢喜，夫妻不再争吵了。”



## 妻子和母亲的改变

丈夫的改变，令曼云感动不已，她不再三天两头往家跑了。开始变得越来越乐意照顾家庭。

曼云说：“我感觉他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完全变了个人。以前，他下班回家总是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喝茶、看报、看电视，时不时的还抱怨我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好，家里乱得什么样。修炼后的他开始帮我整理家务。我有时会不由自主的对邻居提及他的体贴和关心，今后为了这个家做牛做马都甘愿。”

二零零一年七月，曼云也走进大法中来。慢慢地曼云也变得能为婆婆着想，体贴婆婆的心思，以往倍感烦恼的唠叨，也不觉得烦了。她说：“我现在能体会到，唠叨是老人家关心晚辈的一种方式，婆婆能管事，表示老人家身体安康，精神好，是件好事。遇有误会或意见不合时，我会平和地向婆婆解释。”

高福强夫妻的转变，带动了他母亲的改变。他的母亲现在对看不顺眼的事有时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像以前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就发难，有时说错话也会感到不好意思，不像以前硬撑到底，全家气氛变得融洽和乐。高福强终于可以由衷地说“我不再是夹心饼干了。”◇



朋友送我一个密封罐，每次总要死命的上下左右用力压，才能盖上盖子，因此不太喜欢用它。

有一天看女儿拿出来用，我很纳闷，为什么她不觉得不好用？她告诉我：“当我从周围压不下去时，就想一定有它压得下去的地方，何况这么大的厂牌，怎么可能设计那么难用的东西呢？于是试着从中间压压看，就轻而易举的压下去啦！这跟人的沟通一样，这样讲不

行，那样讲也不通，但不可能样样都不行，样样都不通，多用心体会，多用些方式试试看，总有可接受的地方。”

是啊！用心去体会一件事，跟用心去体会一个人是一样的。我们是否常常因执著于自我，而与人或事物之间格格不入？让自己为对方着想一些、多些包容心，给别人保留一些空间，彼此之间便会有更多交互空间，更容易沟通。



## 表面『强大』不管用

“五一”家庭聚会时，大表哥来到母亲跟前探讨法轮功的问题。他问母亲：“老姨，你看你，还有我们以前老邻居杜婶，炼了法轮功后，身体啊，心理呀，各方面都非常好，很神奇。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老说共产党不好，是不是要夺权呀？”他的意思是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和政治有联系。

母亲笑了：“这么多老头老太太，夺什么权呀。因为共产党做的坏事太多，还说谎掩盖。我们是告诉你真相，别被谎言骗了。现在是天灭中共的时候，让大家快快退出邪党，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你看咱们家，你姥爷那么能干，买地呀，攒钱呀，一场土改全没了。咱家还被定为富农，把你姥爷抓去又打又揍的，你二姨给你姥爷送饭，看得皮开肉绽的，到现在想起来还哆嗦呢。”

大表哥又问：“你们说天灭中共，能吗？你看它多强大呀。”母亲说：“你知道咱家住阿城时，咱们村也就二十来户人家，咱们是一九四零年搬过去的。村里有个姓王的女先生，那时候识字的人少，她认识，大家就叫她王大先生。一九四零年日本人统治东北那时多狠哪，中国人不许吃大米白面，不许穿好棉布做的衣服，都穿更生布的。阿城住个大佐喜欢吃人头，经常杀中国人吃。你姥爷后来经常说起当时他和王大先生的一次唠嗑。王大先生说，别看日本人统治中国跟铁桶似的，他们只能在这里呆十四年，到时候啥也带不走，只能留下一条路。结果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，从一九三一年‘九一八’算起，确实是十四年，日本人走的时候，什么也没带走，留下修的一些铁路和公路。你姥爷说，王大先生她咋知道日本人就呆十四年呢。因为这都是天意。天要灭它，瞬间就完，可不是表面看着强大就管用的。”

大表哥明白的点点头，并收下了母亲赠送给他的“神韵”光盘。



在我当医生之前，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，每次醒来都记忆犹新。后来，这个梦愈来愈频繁地出现，而梦中的情景每次都一样，我就开始思索：是怎么回事？

当我面临选择从医或从事我喜爱的音乐工作时，不知为什么，竟不加考虑地选择了从医。而令我惊奇的是，从那一天起，这个梦就再也没出现了，但是，梦中令我心惊的画面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。

梦中我带着妻儿，肩扛手拎地在战乱中奔逃。沿途的伤兵、孤苦的流浪者，肢体不全的及流着鲜血的，他们都伸着手向我呼叫：“医生！医生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……”在枪林弹雨中，我却只顾自家老小逃命，虽然心里感到对不起这些人……

## 与病人的奇梦因缘

在北卡罗莱纳州开业十几年下来，我感觉诊所里各种各样的病人，似乎都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到我这儿来，让我为他们解除身体上的痛苦、精神上的需要。

有一天，诊所来了一个叫芭芭拉的病人，不经意中，她使我突然明白了那个令我不解的梦。



芭芭拉是来北卡旅游和探亲的，她抵达的当晚，开着窗户睡觉，第二天醒来，发现脸完全歪了，眼闭不上，嘴也合不拢。她患了半边脸麻痹，中医叫“面瘫”。芭芭拉吓坏了。

芭芭拉的姐姐苏是我的病人，立即把妹妹带到诊所来。刚一见到她，我大吃一惊，似乎见到了梦中那张歪曲的脸，我不由得倒退了一步，但赶紧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同时心里明白，不管是什么缘分，今天我不能再逃跑。

于是，我开始为她治疗，扎两针下去，只见她面部的肿胀逐渐消散，压痛感跟着消失，额头的皱纹渐渐出现，眼睑开始可以微微闭合，嘴角也可慢慢活动，口水不流了。看着这一切神速、奇迹般地发生，苏激动地流下泪来。

这时，芭芭拉注视着我，突然说：“啊，你怎么这么面熟，我在哪儿见过你？”“怎么可能？”苏在一旁插话，接着，她转向我问：“你到过南卡罗莱纳州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心里想：“在梦里，当我逃跑时，你没追上……”

我知道，当年狼狈地不顾别人只为自己逃命时，一定欠下了无数还不清的债。现在正一笔一笔地还呢。今生我做医生的使命也是有着渊远的联系的。我要告诉我的病人们善恶有报、因果轮回的道理。也许不是今天、明天，但终有一天，她们会明白的。◇